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
本



红玫瑰与白玫瑰

张爱玲恋情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44.571

Z/L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红玫瑰与白玫瑰

张爱玲恋情小说选

S2B-1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红玫瑰与白玫瑰

张爱玲恋情小说选

★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8 印张 1760 千字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631—0490—9/G·288

全套(18 册) 总定价:99.00 元

封锁

开电车的人开电车。在大太阳底下，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，水里钻出来的曲蟾，抽长了，又缩短了，就这么样往前移——柔滑的，老长老长的曲蟾，没有完，没有完……开电车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，然而他不发疯。

如果不碰到封锁，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。封锁了，摇铃了。“叮玲玲玲玲”，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，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，切断了时候与空间。

电车停了，马路上的人开始奔跑，在街的在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而，左右而的人们奔到左面。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。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攫动铁栅栏，叫道：“让我们进来一会儿！我这儿有孩子哪，年纪大的人！”然而还是关得紧腾腾的。铁门时原人和铁让外的眼睛对看着。互相惧怕着。

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。他们有座位可坐，虽然设备简陋一点，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比较起来，不是略胜一等。街上渐

渐的也安静下来，并不对的寂静，但是人声逐渐渺茫，像睡梦里的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卒祭。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睡着了，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。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，不能想象的居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，上海全民族产从来没有这么静过——大白天里，一个乞丐趁着雅雀无声的时候，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：“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……”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，被这不经见的没寂吓噤住了。

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，毅然打破了这静默，他的嗓子浑圆嘹亮：“可怜啊可怜！一个人啊没钱！”悠久的歌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。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了·电车的。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，他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抱着胳膊，向车门上一靠，跟着唱了起来：“可怜啊可怜！一个人啊没钱！”

电车里，一部份乘客下去了。剩下了一群中，零零落落也有人说句把话，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里因来的人继续谈讲下去。一个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，下了结论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他别的毛病没有，就吃亏在不会做人。”另一个鼻了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说他不会做人，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！”

一以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把手吊在皮圈上，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，她突然叫道：“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！”他吃了一惊，把起他的手，手里拎着一包熏鱼。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，他太太兀自絮叨道：“现干洗是什么价钱？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？”

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楨，华茂银行的会计师，看见了那熏鱼，就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，女人就是这样，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！她一点也不他着想——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

着玳帽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，抱着报纸里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，实在是不象话！然而无论如何，假使这封锁延长下去，耽误了他的晚饭，至少这包子可以派用场，他看了看手表，才四点半，该是心理作用罢，他已经觉得饿了，他轻轻揭开报纸一角，向里而张了一张。一个个雪白的，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。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，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，包子上印了铅字，字都是反的，像镜子映出来的，然而他有这耐心，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：“讣告……申请……华股动态……隆重登场假教……”都是得用的字眼儿，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，就带点开玩笑性质。也许因为“吃”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，相形一个老实人。他从包子的上文章看报上的文章，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，若是翻过来看，包子就得跌出来了，只得罢了。他在这里看报，全车的人都学了样，有报的看报，没有报的看发票，看章程，看名片，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，就看街道的市招。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，不然，他们脑子也许会洗动起来，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。

只有吕宗侦对而坐着一老头子，手心里骨碌碌提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，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。他剃着光头，红黄皮色，满脸浮油，打着皱，整个头像一个核桃。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，甜的，滋润的。可是没有多大意思。

老头子右首坐看吴翠远，看上去像一教会派的少奶奶，但是还没的结婚。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，滚一道窄窄的蓝边，深蓝与白，很有点讣闻的风味，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，头发核成千篇一律的式样，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。然而她实在没有过份触目的解除，她长得不难看，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，仿佛怕得罪了夜班的美，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，松弛的，没有轮廓，■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。

在家里她一个好女儿，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，大学毕业了，翠远就在母校服务，担任英文助教。她现在打算利用封锁的时候改改卷子。翻开了第一篇，是一个男生做的，大声疾呼挾击都市的罪恶，充满了正义感的愤怒，用不很合文法的，吃吃艾艾的句子，骂着“红嘴唇的卖淫夫……大世界……下等舞场与酒吧间。”翠远略略没吟了一会，就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“A”字，若在平时，批了也就了，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，她不同的要质问她自己，为什么她给了他这么好的分数；不问倒也罢了，一问，她面涨红脸。她突然明白了，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男子。

他拿她当做一个见多识广的看待。他拿她当作一个男人，一个心腹。他看得起她。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，从校长起，教授，学生，校役……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：“申大越来越糟了！一天不如一天！用中国人教英文，照说，已经是应当，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！”翠远在学校里受气，在家里也受气，吴家是一新式的，逼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，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爬到顶了儿尖上——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！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，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，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，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。

她一个一好女儿，好学生。她家里都是好人，天天洗澡，看报，听无线电向来不呼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，而听呼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，呼不懂也要听。世界上的人比真人多……翠远不快乐。

生命像圣经，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，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，从拉丁文译成英文，从英文译成国语，翠远读它的时候，国语

又在她脑子译成了上海话，那未免有点隔膜。

翠远搁下那本卷了子，双手捧着脸。太阳滚热在晒在她北脊上。

隔壁坐着奶奶，怀里向着小孩，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。小小的老虎听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……这至少是真的。

电车里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，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的简图。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睡着的那个人，大家闲着没事干，一个一个聚拢来，三三两两，撑着腰，背着手，围绕着他，看他写生。拎着熏鱼的丈夫向妻子低声道：“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。印象派！”他妻子附耳道：“你的裤子！”

那医科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，神经，筋络的名字。有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将折扇半掩着脸，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释道：“中国画的影响，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，倒真是‘东风西渐！’”

吕宗桢没凑热闹，孤零零在坐的外，他决定他是饿了。大家都走开了。他正好从容地吃他菠菜包子。偏偏他一抬头。瞥见了三等车厢里的有他一个亲戚，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，他恨透了这董培芝。培芝是一个胸怀大专的清寒子弟，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。吕宗桢的大女儿今年方才十三岁，已经被培芝唆在眼里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，脚步儿越发走得勤了，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青人，暗暗叫声不好，只怕培芝看见了他，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。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这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！他匆匆收拾起公事皮包和包子，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，坐了下来。现在他恰巧被隔壁的吴翠远挡住，他表倒绝对不能够看见他。翠远顺过头来，微微

瞪了他一眼，糟了，这女人准是以为他无缘无故换了一个座位，不怀好意。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脸谱——脸板得纹丝不动，眼睛里没有笑意，嘴角也没有笑意，连鼻梁里都没有笑意，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点颤巍巍的微笑，随时可以散布开来。觉得自己太可爱了的人。是熬不住要笑的。

该死，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，不等车厢走过来了，谦插地，老远的躬着腰，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，含有憎尼气息的灰布长衫——一个吃夺耐劳，守身如玉的青年，最合理的乘龙快婿，宗楨迅疾地决定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，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的计划。他知道这么一来，并不能吓退了董培芝。因为培芝眼中——他素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老年人。由培芝看业，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是老年人，老年人都是一肚子的坏。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，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——气气他太太也好，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！气，活该气。

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，她的手臂，白倒是白的，像挤出来的牙膏，她的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，没有款式。

他向她低声笑道：“这封锁，几时完哪？真讨厌！”翠远吃了一惊，掉过头来，看见了他搁在她身后的那只胳膊。他的表公正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，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，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眼光，也许那小子会层层地低下头去——外女风的窘态，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——谁知道？

他咬一咬牙，重新向翠远进攻。他道：“您也觉着闷罢？我们说两句话，总没有什么要紧！我们——我们谈谈！”他不由自主的，声音里带着哀恳的调子，翠远重新吃了一惊，又掉回头来看了他一眼。他现在记得了，他瞧见她上车的——非常戏剧化的一

刹那，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戍得到的，并不能归功于她，他低声疲乏“你知道么，我看见你上车。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一块，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，就只一点下巴。”皮乃络维奶粉的广告，画着一个胖孩子，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，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。”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，我才看见你的眼睛，眉毛头发。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的看，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。

翠远笑了。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——以为他是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！她又看了他一眼。太阳光红红地晒穿他鼻子尖软骨，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手，从袖口里出来，黄色的，敏感的一——一个真的人！不很诚实，也不很聪明，但是一个真的人，他突然觉得炽热，快乐，她背过脸去，细声道：‘这种话，少说些罢！’

宗桢道：“嗯？”他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。他眼睛盯着他表倒的北影——那知趣的青年觉得他在这儿多余的，他不愿得罪了表叔，以后人们不要见面呢，大家都是快刀斩不断的好亲戚，他竟退回三等车厢去了，董培芝一走，宗桢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，谈吐也正经起来，他搭讪着望了一望她膝盖上摊着的练飞薄，道：“申光大学……您在申光读书！”

他以为她这么年轻？她还是一个学生？她笑了没做声。

宗桢道：‘我是华济毕业的。华济。“她颈子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，像指甲的印子。宗桢下意识地用手捻了一捻左手的指甲，咳嗽了一声，接下去问道：‘您读的是哪一科？’

翠远注意到的手臂不在那儿了，以为他态度的转为是由于他端凝的人格，潜移默化所致。这么一想，倒不能不答话了，便道：“文科。您呢？”宗桢道：“商科。”他忽觉得他们的对话，道学气

太浓了一点，便道：“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忙着运动，出了学校，又忙着混饭吃。书，科没念多少！”翠远道：“你公事忙么？”宗桢道：“忙得没头脑。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，下午又乘电车回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去，为什么来！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。说是为了挣钱罢，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！”翠远道：“谁都有点累。”宗桢道：“你不知道——我家里——咳，虽提了！”翠远暗道：“来了，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！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，似科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。”宗桢迟疑了一会，方才吞吞吐吐，万分为难地说道：“我太太——一点不同情我”。

翠远皱着眉毛望着他，表示充分了解。宗桢道：“我科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。回到哪儿去？实际餐是无家可归的。”他褪下眼镜来，迎着亮，用手绢子试去上面的水渍，道：“咳！混着也就混下了，不能想——就是不能想！”“近视眼的人当众摘下眼镜子，翠远觉得有点秽亵，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，不成体统。宗桢争需说道：你——你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！”翠远道：“那么，当初……”宗桢道：“当初我也反对来着，她是我母亲给订下的，我自然是愿意让我自己拣的，可是……她从前非常的美……我那时又年青……年青的人，你知道……”翠远点点头。

宗桢道：“她后来变这么样的一个人——连我母亲都跟她闹翻了，倒过来怪我不该娶她，她……她那脾气——她连小学都没毕业。”翠远不禁微笑道：“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！其实，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！”当然哪，你可以在旁边说风凉话，因为你是受过上等教育的。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——“他顿住了口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刚上了眼镜，又褪下了擦镜片。翠远道：“你说的太过份了一点罢？”宗桢手里摆着眼筒，艰难地做

了一个手势道：“你不知道她是——”翠远忙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，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，他需要一个原谅他的，包涵他的女人。

街上一阵乱，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，协满了兵，翠远与宗桢同时探头出去张望；出其不意地，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。在极短的距离内，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，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。在宗桢的眼中，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的特丹花，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。

他看着她，她红了脸，她一脸红，让他看见了，他显然是很愉快的，她的脸就越发红了。

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，使她微笑，使他背过脸去，使她掉过头来。在这里，他是一个男子。平时，他是会计师，他是孩子的父亲，他是家长，他是车上的搭客，他是店里的主顾，他是市民。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，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。

他们恋爱着了。他告诉她许多话，关于他们银行里，谁跟他最好，谁跟他面和心不和，空里怎样闹口舌，他的秘密的悲哀，他读书时代的志愿……无休无的话，可是她并不嫌烦。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，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。恋爱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，因为意识地她知道，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，是不会爱她的。

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——白，稀薄，温热，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，你不要她，她就悄悄的飘散了。她是你自己的部份，她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宽宥你，你说真话，她为你心酸，你说假话，她微笑着，仿佛说：“瞧你这张嘴！”

宗桢沉默了一会，忽然说道：“我打算重新结婚。”翠远连忙做出惊慌的神气，叫道：“你要离婚？那……恐怕不行罢？”宗桢道：“我不能够离婚。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。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，才考进了中学，成绩很不错。”翠远暗道：“这跟当前的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她冷冷的道：“哦，你打算娶妾。”宗桢道：“我预备半她当妻子看待，我——我会替她安排好的。我不会让她为难。”翠远道：“可是，如果她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子，只怕她未见得肯罢？种种法律上的麻烦……”宗桢叹气道：“是的。你这话对。我没有这权利，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……我年纪太大了，我已经三十五了。”翟远缓缓的道：“其实，照现在的眼光看来，那倒刀不算大。”宗桢默然，半晌方说道：“你……几岁？”翠远低下头去道：“二十五。”宗桢顿了一顿，又疲乏：“你是自由的么？”翠远不答。宗桢道：“你不是自由的，即使人你答应了，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，是不是？……上不是”

翠远抿紧了嘴唇，家里的人，寻些一尘不染的好人——她恨他们，他们哄够了她。他们要她找的有钱的女婿，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——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！车上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，外面许是有了“封锁行将开放”的谣言，乘客一个一个上来，坐下，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，坐近一点，再坐近一点。

宗桢与翠远奇怪他们刚才怎么这样的糊涂，就想不到息动的坐近一点。宗桢觉得太快乐了，不能不抗议，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：“不行！这不行！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，你是上等人，你受这样好的教育……我——我又没有多少钱，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！”可不是，还是钱的问题。他的话有理。翠远想道：“呵，这个人，这么笨，她只要他的生命的一部分，夜班也不稀罕的一部分。他白糟了他自己的幸福。多么愚蠢的浪费！她哭了，可是

那不是斯斯文文的，淑女式的哭。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了他的脸上。他是个好人——世界好人又多了一个！

向他解释有什么用？如果一个女人必须倚仗着她的言语来打动一个男人，她也就太可怜了。

宗楨一急，竟说不出话来，连连用手去摇撼她手里的阳伞，她不理他。他又去摇撼她的手，道：“我说——我说——这儿有人哪！别！别这样！待会儿我们电话上仔细谈，你告诉我你的电话。”翠远不答。他逼问道：“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电话号码。”翠远飞快的说了一遍道：“七五三六九。”宗楨道：“七五三六九？”她又不做声了，宗楨嘴里喃喃重复着：“七五三六九”伸手在上下口袋里掏摸自来水笔，越忙越摸不着，翠远皮包里有红铅笔，但是她有意的不拿出来。她的电话号码，他理该记得。记不得，他是不爱她，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。

封锁开放了，“叮玲玲玲玲”摇着铃，每一个“玲”字是冷冷的一点，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，切断时间与空间。

一阵观呼风刮过这大城市。电车当当往前开了。宗楨突然站起身来，挤到人丛中，不见了。翠远偏过头去，只做不理睬。他走了。对于她，他等于死了。电车加足了速力前进，黄错的人行道上，卖臭豆腐干的下了担子，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，闭发霍霍的摇。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，背上背着大草帽。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，说了句玩笑话，翠远的眼睛看到他们。他们就活了。只活那么一刹那，车往前当当的跑，他们一个个的死去。

翠远烦恼的合上了眼，他如果打电话给她，她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，对他分外的热烈。因为他量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。

电车里点了灯，她一睁眼睛望见他摇摇坐在原先的位子上，她震了一震——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，她明白他的意思，封锁时间的一切，等于没有发生，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，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。

开电车的放声唱道：“可怜啊可怜！一个人啊没钱，可怜啊可……”一个缝婆子慌里慌张惊过车头，横穿过马路，开电车的大喝道：“猪猡！”

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。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，刚寄来的，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，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——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，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，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——温柔地：“你——几岁”慷慨激昂：“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。”

饭后，他接过热手巾，擦着脸，踱到卧室里来，扭开了电灯。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了那头，爬了一半，灯一开，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，一动也不动，在装死么？在思想着么？整天爬来爬去，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，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，宗桢捻灭了电灯，手按在机话上，手心汗潮了，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，像小虫子痒痒的在爬，他又开了灯，乌壳虫不见，爬回窠里去了。

(一九四三年八月)

琉璃瓦

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，生的又都是女儿，亲友们根据着“弄瓦，弄璋”的话，和姚先生打趣，唤他太太为“瓦窑”。姚先生并不以为尾，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的瓦，是美丽的瓦，不能和导常的与一概而论，我们是琉璃瓦。”

果然，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，一个比一个美，说也奇怪，社会上流行着古典型的美，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鹅蛋脸。鹅蛋脸过了时，俏丽的瓜子脸取而人，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脸。西方人对于大眼睛，长睫毛的的崇拜传入中土，姚太太使用忠实流利的译笔照样翻制了一下，毫不走样。姚家的模范美人，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。亦步亦趋，适合时代的需要，真是秀气所钟，天人感应。

女儿是家累，是赔钱货，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。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可是要他靠女儿吃饭，他却不是那种人。固然，姚先生手头并不宽裕，祖上丢下一点房产，他在一家印

刷所里做广告部主任，薪水只够贴补一部分家用。支持这一个大家庭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然而姚先生对于他的待嫁的千金，并不是一味的争于脱卸责任。关于他们的前途，他有极周到的计划。

他把第一个女儿争争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，这一头亲事争争原不是十分满意。她在大学里读了两年书，交游广阔，暂时虽没有一个人是她一心一意喜欢的，有可能性的动不少。自己拣的和父母拣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两个人，总是对自己拣的偏心一点，况且姚先生给她找的一位，非但没有出洋过学，在学校的班级比她低。她向姚先生有过很激烈的反对的表示，经姚先生再三敦劝，说得唇敝舌焦，又拍着胸膛担保：“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，你找我好了！”争争和对方会面过多次，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的，只得委委屈屈答应了下来，姚先生依从了她的要求，一切都按照最新式的办法，不替她轩嫁妆，把钱折了现。对方既然是那么富有的人家，少了实在拿不出手，姚先生也顾不得心疼那三万元了。

结婚戒指，衣饰，新家具都是争争和他的未婚夫亲自选择的，报上登的：熊致章为小儿启奎结婚启事

姚源甫长女争争

却是姚先生精心撰制的段花团锦簇的四六文章。为篇幅所限，他未能畅所欲言，因次又单独登了一条“姚源甫为长女于归由阴熊氏敬告亲友”。启奎嫌他罗唆，怕他的同学们看见了要见笑。争争劝道：“你就随他去罢！八十岁以下的人，谁都不注意他一套。”

三朝回门，争争褪下了青狐大衣，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。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桅子花，淡白的鹅蛋脸，虽然是单眼皮，而